

真情驿站  
henqingyizhan

## 怀念祖母

□殷修亮

祖母去世10多年了,但我觉得她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她的音容笑貌时时呈现在脑海和梦境里,我一直觉得她就住在老家的院子里。

祖母出生在一个殷实富有的家庭里,她有着幸福和快乐的童年和少年。但后来的战乱,使得祖母身如浮萍、南颠北跑、东躲西藏,饱尝着忧患和艰辛。祖母19岁时嫁进我们家,命运在给了她安定着落的同时却没忘赐予她苦难。

祖母告诉我,我曾祖父那一辈子家境在村里是最好的,曾祖父经营着几十亩地,祖母嫁来时家庭还很殷实,可第二年我的曾祖父就染上了疟疾,身强力壮一手好庄稼活的他再也不能下地劳作,家里地里的活计都由祖父和祖母承担起来。祖母是个坚强能干又勤劳智慧的人,这位昔日大户人家的大小姐,在遭遇了生活的变故之后,很快学会了锄禾、送粪、养猪、养羊、纺线、编织和放

碛打场。为了让三个老人和三个孩子有饭吃有衣穿,祖母挪动着一双尖尖的小脚,艰难而自信地跋涉在困顿坎坷的生路上。后来,祖母不止一次对我说,她经历的苦日子可多了,可她从来没有害怕过。她说当看到三个儿子一天天长大,浑身都是劲,再苦再累都能咬咬牙挺过去。

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祖母身边度过的,可能因为当时我是她唯一的孙子,祖母对我最是疼爱,好吃好喝的总是留给我,无论赶集还是麦后、年节走亲戚总忘不了带着我,以至于我的几个堂姐堂妹老是抱怨祖母偏心。祖母也不辩解,只是笑了笑了事。奶奶梳头时掉下的头发是我幼年时最喜爱的东西。也只有我才知道祖母把梳下的头发蛋蛋掖藏在哪儿。等街上一响起拨浪鼓声,我就能用祖母梳下的头发蛋蛋换来糖豆、花米团和糖稀拌的山药豆吃。

等我结婚生儿育女时,祖母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尽管她伺候妻子照顾孩子已力不从心,但她还是把这些当成头等大事。在妻子坐月子的日子里,她总是忙前忙后,每夜都熬到很晚很晚。大女儿刚刚会走的时候,我和妻子忙着工作,常常是祖母挪着一双尖尖的小脚颤颤巍巍地跟在女儿身后跑来跑去。看着祖母磕磕绊绊的样子,想着祖母70多岁的高龄,心里常常涌出无限的感激。

祖母80岁那年,我和妻子因为工作调动搬到离家七八里外的中学去住,只有星期天和节假日才会回到家里看望祖母。晚年的祖母也常常和一些老太太、老头子玩一玩麻将,打一打纸牌。祖母赢钱的时候多,我当初不解其中缘故,后来才明白祖母早年富裕的生活让她有着一定的功底。后来断断续续听邻居说,祖母出嫁时,曾外祖很是大方,金银、玉石首饰陪嫁了不少,只是后来生活拮

据时祖母把它们一一拿出来贴补了家用。从他们的谈话里,我能隐隐约约感觉到祖母早年曾经有过的富丽生活。

在我的记忆里,祖母一直是个灰黑色的形象。夏天灰黑的布衫,春、秋季灰黑色的夹袄和头巾,冬天里一身黑色的棉袄、棉裤、棉帽和棉鞋,但一直干干净净的。在我的心里,觉得祖母是村里最干净的老人。祖母成殓时,我一直默默地站在一边,看着大伯、父亲和三叔细心地给她穿上大红棉袄,深蓝棉裤,一双黑面白底棉鞋,一顶黑色平绒棉帽包住祖母一头雪白的头发。这是我看到的祖母一生最好的穿着,我知道她要去很远的地方了,我们都想让她体体面面地走出家门。祖母紧闭着双眼,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她似乎没有什么牵挂和遗憾。我相信,在她闭上双眼的那一刻,她一定看见了远方的祖父亲切的笑容。

祖母是82岁那年去世



的。一夜大雪把村庄、田野装扮成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灿烂的晨光再没有唤醒祖母紧紧闭合的双眼,她82岁的生命气息缓缓化作缕缕烟云,慢慢消散在那场洁白的雪光中。

祖母曾经说过,她盼望老在雪天里,这样尸体在入土前不会腐烂,就不会让人嫌弃。看来老天是怜悯祖母的,满足了她最后的心愿。

心香一瓣  
inxiangyiban

## 遥寄哀思,怀念奶奶

□范效彬

“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细雨轻飘扰乱我的思绪,奶奶低头穿针引线的画面又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奶奶很高大,一米七左右,长发挽髻,目光深邃,标准的瓜子脸,不驼背,也不弯腰,一支拐棍是奶奶的“标配”,奶奶是“小脚”,走路不稳,但走得飞快,印象中奶奶所有的衣服都有补丁,但干干净净。

奶奶一生没有过好日子,年轻时跟着爷爷到处讨饭,中年时,赶上战争,把三个伯伯都送到了部队,大伯牺牲了,二伯终身残疾,三伯受伤后回到老家。三个男孩都送到部队,让奶奶着实风光了许久,但失去儿子后的痛苦伴随她一生。奶奶没上过学,不认识字,包括自己的名字,每次传统报告会,奶奶都是坐在嘉宾席上,但从来不讲话。

二伯也不识字,但口才好,清明节或者特殊的日子学校和政府也请他去“忆苦思甜”,他很乐意,最拿手的是手舞足蹈叙述他受伤的一次战斗,我们都称他是战斗英雄。最让二伯拿出手的还是他在部队身穿军装、腰佩两把盒子枪、骑着高大枣红马的照片,二伯虽然是退伍军人,因为档案丢失,也没有任何待遇,直到去世的前一年,才落实了政

策,一辈子很苦,但没听到过怨言。

我们家最风光的时候就是每年春节民政部门敲锣打鼓给军烈属送慰问信和对联的时刻,鼓乐队在前面,领导们随后,真是无限荣光。我们村有三户烈属,我家当然也在其中,因为我的堂哥也早早地参了军,我家是全村唯一的军属烈属户,所以,在后来的家庭门牌号排序的时候,我家是“001号”。奶奶有大伯的抚恤金,每月五元,在那个年代,确实让家里度过很多次难关,特殊情况下,政府都给救济金,后来抚恤金涨到每月六十元,奶奶也算是有钱人了,我上师范的时候奶奶经常给我钱当生活费,但当时总舍不得花。

印象中的奶奶很少下地干活,可能是上级照顾军属吧,即使生产队有活干,奶奶也是被安排做一些比较清闲的活,看看菜园,巡视一下庄稼,帮邻居照顾一下小孩。我在我家同辈中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格外受到奶奶的疼爱,冬天都是我给奶奶暖脚,因此,好吃的东西也多,堂兄弟们有时也是眼馋。

听奶奶说大伯牺牲时只有二十岁,参军刚刚两个月,一天下午部队通知家人去二十里外的一个村庄认领尸首,

因为打仗,当天部队提供了棺材就在村庄外面安葬了。新中国成立后,大伯的骨灰迁移到文亭山烈士陵园,并且排在陈列室第一序列里,每年的清明节我都会去祭拜,现在大伯的骨灰和其他烈士一样被统一安葬,还立了墓碑,每年清明都举行大型的凭吊仪式,我也被邀请参加过多次,气氛肃穆,作为烈士后人,内心很自豪。

奶奶一生都很健壮,几乎没有生过病,活了九十多岁,弥留之际不停地叫着我的名字,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接到学校传达室的电话,急忙去了车站,颠簸几个小时后刚刚到家,奶奶就平静地走了,那一夜下了好大的一场雪,没过膝盖,我们连夜安葬了奶奶,第二天强忍住悲痛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心里总感觉亏欠了奶奶许多,最起码的吊唁也没有。这一晃三十多年了,我只要在家,清明节和奶奶的祭日都会去上坟送纸钱和报平安,现在清明节又到了,远在他乡的我,只能遥寄哀思。

清明节,一个思念亲人的节日,一个流泪的日子,虽然奶奶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但奶奶的音容笑貌都在我们的记忆中,愿奶奶在天堂里安好。

## 英雄者国之干

□孙欣然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在鲁西南这片热土上,埋葬着成千上万的烈士遗骨和英魂。

位于佃户屯办事处的张和庄烈士陵园,祭奠永远长眠在此的英雄先烈。烈士陵园占地不到六亩,洁白整齐的围墙,郁郁葱葱的大树,庄严肃穆。一个个方方正正的墓碑,黑底金字,书写着先烈们当年的辉煌。成队的学生们站得整整齐齐,众多的市民也自发地排起了队伍,脸上都写满了悲痛。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巨大横幅悬挂在灵堂正中,一个个白色、黄色的花圈陈列两旁,每个人手里握着一支白色的菊花垂手静立。首先是献花环节,走过一个个花岗岩墓碑,看着每一位英雄的名字,瞻仰着先烈们的事迹,我心潮澎湃。每走一步,就有一幅画面闪过我的脑海里。大部分的烈士才20多岁就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最小的才15岁,走着走着,我不禁流下了悲痛的泪水。走到尽头,就是菏泽第一个早期的共产党员田卫东烈士,我小心翼翼地把手里的白菊花庄重地放到墓碑前。

“一鞠躬……二鞠躬……

三鞠躬……”大家在司仪的主持下,整齐划一地向众烈士行鞠躬礼,并默哀三分钟。这时,烈士陵园的张主任缓缓地走上前,对张和庄烈士陵园做了详细介绍,并讲述了部分烈士的英雄事迹。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李延吉、李延生、李延起三兄弟。他们视死如归、英勇无畏,在1947年保卫战地医院的战斗中,三兄弟全都壮烈牺牲。他们最大的40岁,最小的才只有19岁。

烈士事迹陈列馆内,一幅幅珍贵的照片,一个个逼真的图画,真实再现了鲁西南老区的革命战争史,也让我们认识了一个个为了光明而战斗的革命先烈。他们为真理而战,用自己年轻、珍贵的生命照亮了后人前进的方向,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曲时代的凯歌。真的是可歌可泣!

英烈们离开我们已经七十多年了,但后人会永远记住他们。他们的理想,他们的信念,他们的灵魂,他们的信念,他们的事迹,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离开陵园上了车,我忽然想起了一句名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